朱子語類

百廿五六 老莊 釋

口13
775
41

考史列

老子

廣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 廣

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閑 祖

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分穩使方肯做才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肯做 祖

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冲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欲

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道每
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為然也若旨旁日月扶
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衰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
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
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
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為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
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僩

伯豐問程子曰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
之必固與之之類是它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
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它
自有別人與它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箇曰
此正推惡離已曰固是如子房為韓報秦攛掇高祖入
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讎
自做後來定太子事它亦自處關地又只教四老人出
來定之

昔

老子不犯手張子房其學也陶淵明亦只是老莊

問楊氏爱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宗尚之何也曰其學也
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
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為
所謂因昔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為之如漢文帝曹參
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
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它閑時似箇虛無卑弱底
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
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如曉閑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

其激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解了忽回殺之這箇便是他柔弱之發處可畏可畏它計策不消多只消兩三次如此高祖之業成矣閒

閒楊朱似老子頭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不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下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及下文二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閒

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便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釋氏有一種低底如梁武帝是得其低底彼初入中國也未在後來到中國却竊取老莊之徒許多說話見得儘高新唐書

贊李翺說得好楊

人紫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

閒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入埋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識底好人淳○義剛下條見論語類

老子中有仙意

列子

列子平淡疎曠

莊子

莊周曾做秀才書都讀來許多包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免沒拘檢便幾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煮

莊子比孔子見較高氣較優他是事事識得又却踏踏了以為不足為孔子却有規矩孔子李夢先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拜其書亦不相及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義剛。

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也云莊子都不說着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聲聞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孟子說陳良云云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持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歷舉其說是甚麼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入上樹口啣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廣云通鑑中載孔子順與公孫龍辯說數話似好曰此出在孔叢子其他說話又不如此此書必是後漢時人撰者若是古書前漢時又都不見說是如何其中所載孔安國書之類其氣象萎弱都不似西京時文章廣

老莊

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不肯做廣

莊周是箇大奇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

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疑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它直是似快刀利斧斷截將去字字有着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此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逸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放翻說不拘繩墨方子錄云莊子是一箇大秀才他事事識得如天下篇後面乃是說孔子似用快刀利斧所將去更無此疑且無一句不着落如說易以道陰陽等語大段說得好然却不肯如此做去老子依是欲斂手齊脚去做他却將他寬寬了莊子去孟子不遠其說不又孟子者亦是不相聞今亳州明道實乃老子所生之地莊子生於蒙在淮西聞孟子只往來齊宋鄒魯以至於梁而止不至於南然當時南方多是異端如孟子所謂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又如說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是當時南方多異端或問許行恁地低也有人從之曰非獨是許行如公孫龍堅白同異之說是甚模樣也使得人終日只弄這箇漢卿問孔子順許多話却好曰出於孔叢子不知是否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蕪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賀孫錄云前廣錄同）

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

[illegible]而欲去之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它本不知下一節欲上一節經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洒今讀老子者亦多錯如道德經云名非常名則下文有名無名皆是一義今讀者皆將有無作句又如常無欲以觀其竅只是說無欲有欲今讀者乃以無有為句皆非老子之意可學

莊子老子不是矯時夷惠矯時亦未是可學

莊列

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在前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歟

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音列子語溫純柳子厚嘗稱之佛家於心地上煞下工夫讀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予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也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頂着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荅為一體處可惬故孟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獄

老莊列子

莊子是箇轉調底老子列子又細似莊子

雷擊所在只一氣滾來聞有見而不為害只緣氣未拗裂有所擊者皆是已發泄季通云人於雷所擊處扠得雷爺之屬是一氣擊後元始結成不是將這箇來打物見人拾得石爺如今爺之狀似細黃石因說道士行五雷

法先生曰今極毋陋是道士許多說話全亂道蔡云禪家又勝似他曰禪家已是九分亂道了他又把佛家言語參雜在裏面如佛經本自遠方外國來故語音差異有許多差舛字人都理會不得他便撰許多符呪千般萬樣教人理會不得極是陋蔡云道士有箇莊老在上却不去理會曰如今秀才讀多少書理會自家道理不出他又那得心情去理會莊老蔡云無人理會得老子通透大段鼓動得人恐非佛教之比曰公道如何蔡云緣他帶治國平天下道理在曰做得出也只是箇曹參蔡云曹參未能盡其術曰也只是恁地只是藏縮無形影因問蔡曰公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是如何說蔡云只是無名是天地之始有名便是有形氣了向見先生說庾桑子一篇都是禪今看來果是曰若其它篇亦自有禪話但此篇首尾都是這話又問蔡曰莊子虛無因應如何點曰只是恁地點多有人將虛無自做一向非是他後面又自解如何是無如何是因又云莊子文章只信口流出恣高蔡云列子亦好曰列子固好但說得困弱不如莊子問老子如何曰老子又較深厚蔡云看莊周傳說似乎莊子師於列子云先有作者如此恐是指列子曰這自說道理未必是師列子蔡問皆原於道德之意是誰道德曰這道德只自是他道德蔡云人多作吾聖人道德太史公智識甲下便把這處作非細看便把作大學中庸看了曰大學中庸且過一邊公恁地說了主張史

記人道如何大凡看文字只看自家心下先自偏曲了看人說甚麼事都只這意來如大路看不見只行下偏蹊曲徑去如分明大字不看却看小字不看却只看從鏁縫罅處去如字寫在上面不看却就字背後面看如人眼自花了看見眼前物事都差了便說道只恁地蔡云不平心看文字將使天地都易位了曰道理只是這一箇道理但看之者情偽變態言語文章自有千般萬樣合說東却說西合說這裏自說那裏都是將自家偏曲底心求古人意又云如太史公說話也恰古人有這般人只自家心下不當如此將臨川何言江黙之事觀之說道公羊穀梁是姓姜人一手做也有這般事尚書序不似孔安國作其文軟弱不似西漢人文雄豪也不似

東漢人文東漢人文有骨肋也不似東晉人文東晉如孔坦疏也自得他文是大段弱讀來却宛順是做孔叢子底人一手做看孔叢子撰許多說話撰造說陳涉那得許多說話正史都無之他却說道自好陳涉不能從之看他文甲弱說到後面都無合殺蔡云恐是孔家子孫曰也不見得蔡說春秋呂氏解煞好多說話做聚也得也有許多說話都自說得似又云如史記秦紀分明是國史中間儘謹嚴若如今人把來生意說也都由他說春秋只是舊史舊在這裏蔡云如先生做通鑑綱目是有意是無意須是有去取如春秋聖人豈無意曰聖人雖有意今亦不可知却妄為之說不

得蔡云左氏怕是左史倚相之後盖左傳中楚事甚詳
曰以三傳較之在左氏得七八分蔡云道理則穀梁及
七八分或云三傳中間有許多駁處都是其學者後来
添入贅
儒教自開闢以来三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
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
衰亂方外之士厭世之紛擊畏身之禍害躲空寂
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
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為無父無君比之禽獸
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
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
以為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

漢以来米賊張陵變謙之之徒遂為盜賊曹操以
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則納降款可見其虛繆不足稽矣
倘

老子書

道可道章第一

問老子道可道或欲以常無常有為句讀而欲字属下
句若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貼問三十輻
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與之坐處否曰恐不然
若以坐處為無則上文自是統輻轂而言與下文户牖
埏埴是一例語其嘗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
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斧柄上木管子裝骨所鑿者不
知名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斧柄而闢圖下上車之轂

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
個

谷神不死章第六

正淳問谷神不死是爲玄牝曰谷虛谷中有神受聲所以
能響受物所以生物嘗
問谷神曰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它又云虛而
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
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問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
是萬物之祖曰不是恁地說牝只是木孔承筭能受底
物事如今門檻謂之牡鑰則謂牝鍵管便是牝鎖鑰便
是牝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是至妙底牡不是那
一樣底牝問老子之言似有奇取處曰它做許多言語
如何無可取如佛氏亦儘有可取但歸宿門户都錯了
壞

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
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
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陳人
元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
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
受之義也方子

沈莊仲問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如何曰谷神是那箇虛而
應物底物事又問常有欲以觀其竅竅之義如何曰徼
是那邊徼如邊東相似說那應接處前來人皆作常無
常有點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義剛問原壤看來也

是學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去子時已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知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却較虛。是了。老子之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莊仲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窣窣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又問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曰從前聖賢此等不得。義剛

張以道問載營魄與抱一。能無離乎之義。曰魄是一魄。是二。是水。二是火。抱一。火守氷。魄載魄。動守靜也。剛

重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個

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才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谷所謂谿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里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書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然。亦是它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子房之術全是如此。曉關之戰。嘻。秦將以利與之。連和了。即回兵殺之。項羽

約和已講解了即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大抵如此
得此術至武帝盡發出來便即掌予房閉時不做聲氣
莫教他說一語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俠殺人後來因黃
石公教得來較細只是都使人不疑他此其所以乘也
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較細膩閒御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
箇

卷百二十六

老子第十五

事物交涉故其言有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
儼若客廣因以質於先生曰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
欲得退步占箋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
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為其學者
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
如陰符經之類是也他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
取天下據他所謂無事者乃是大奇耳故後來如宋齊
丘遂欲以無事竊人之國如今道家者流又却都不理
會得他意思廣

將欲翕之章第三十六

問老氏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曰它便捷便底先占
了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
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
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為事某初間疑有兩箇差脚橫

渠亦意其如此今看来不是如此他曾為一样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恁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文蔚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一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入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為弱人纔弱時却萬一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於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廣

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 閎祖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不合說一箇生一箇方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義剛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是一句謂以走馬載糞車也頃在江西見有所謂糞車者方曉此語今本無車字不知何本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他底意思只要放斂不要放出

友仁

傷德極好凡事傷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它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是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如某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倒雖欲修養亦何能有益卯今年得

季通書說近來深曉養生之理盡得其法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其功也看來是如此

老子治人事天莫如嗇養也先生曰嗇只是吝嗇之嗇它說話只要少用此一字舉此一段至莫知其極

莊子書

內篇養生第三

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因舉史記老子傳贊云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曰虛無是體與因應字當為一句蓋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

爾植

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目中所見無全牛熟個

外篇天地第十二

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儀則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差互董仲舒云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性本自成於教化下一成字極害理學者可

閒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箇推去息息是鼻息出入之氣節

閒莊子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此語似好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它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為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為信閒莖生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箇

外篇天運第十四

先生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莊子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知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二書解注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

烈風莊子音作厲風如此之類甚多

參同契

友仁

先生以參同契示張以道云近兩日方令書坊開得然裏面亦難曉義剛問曾景建謂參同本是龍虎上經果否曰不然益是後人見魏伯陽傳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偽作此經大槩皆是体參同而為故其間有說錯了處如參同中云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若即易中用九用六也乾坤六爻上下皆有定位唯用九用六無位故周流行於六虛今龍虎經却錯說作虛危去盖討頭不見胡亂牽合一字来說義剛

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為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成丹其說甚異內外異色如鴨子卵真箇成此物參同契文章極好益後漢之能文者為之讀得亦不枉其用字皆根據古書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為人妄解世間本子極多其中有云千周蒙楙今萬遍將可觀神明或告人今覩盡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又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旬而無定所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李通亦以為疑及得觀之不然乃槩指參同契之語而為之也（俚俗呼鉛汞為龍虎水火坎離皆一樣是精氣參同契盡被後人胡解凡說鉛汞水火是互換其名其實只一物也精與氣二者而以神運之耳云千周今楙楙用之萬遍斯可觀兒神將告予神盡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又

二六二用無二又一位周流遍二六一虛言二一用雖无二又一位常周流乎乾坤六二又之間猶乎人之一身之精氣常周流乎人之一身而無定所也又云徃來無定所上下无常居亦此意也世有龍虎經或以為在參同契之外別有一書是曝觀之不然書是一書彼不知為周易之一用六虛書錯了遂分說云有二六一用六虛書是亂說參同契文章極好合得亦不云武若不告人絶聖道罪誅言之者竹泉又恐漏泄天機欲不說來又却可惜人傑

論修養

人言仙人不死不是不死但只是漸漸銷融了不覺耳盖他能煉其形氣使查滓都銷融了唯有那此清虛之氣

故能升騰變化漢書有云學神仙尸解銷化之術看得来也是好則劇然久後亦須散了且如秦漢間所說仙人後来都不見了近来人又說劉高尚過幾時也則休也廣長孺說脩養般運事自只是屏氣減息思慮自少此前輩之論也今之人得法時便授與人更不問他人肥與脊怯與壯但是一律教他未有不敗不成病痛者愚因論道家修養有默坐以心縮上氣而致閉死者曰心縮氣亦未為是其嘗考究他妙訣只要神形全不搖動故老子曰心使氣則強縮使氣便不是自然只要養成嬰兒如明在這裏法而外面行者是嬰兒但無工夫做此其道引法只如淮息者是下策淳

陰符經恐是唐李筌所為是他着意去做學他文字何故只因他說起便行於世其實向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為然一如麻衣易只是戴氏自做自解文字自可認道夫曰向見南軒跋云此真麻衣道者書也曰敬夫看文字甚疎道夫

閭丘主簿進黃帝陰符經傳先生說握奇經等文字恐非黃帝作池本作因閭丘問握奇經唐李筌為之聖賢言語自有平正都無許多嶢崎作好事者附會以為出聖人其詩章多是牽合因舉遺書云前輩說處或有未到池本須細考可也作有到有不可一槩定橫渠尋常有太深言語如言鬼神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却未甚明白問良能之義曰只是二氣之自然者耳因舉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自是屬禮從陰神自是屬樂從陽易言精氣池本云鬼神即礼樂又云前輩之說如此當知幽與明之實如何思自從陰屬礼神自從陽屬樂因舉樂者敷也率神而從地云云又詩序是衛宏引程子說先生曰池本此下云又詩序是衛宏作好事者附會以為出聖人池本云云甲申

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自是屬禮從陰神自是屬樂從陽易言精氣池本云鬼神即礼樂又云前輩之說如此當知幽與明之實如何思自從陰屬礼神自從陽屬樂因舉樂者敷也率神而從地云云甲申

鬼為變此却是知鬼神之情狀鬼氣升於天體魄歸于地是神氣上升鬼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也其香氣騰於上其物腐於下此可類推矣

閭丘次孟謂陰符經所謂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變化順矣此數語雖二六經之言無以加先生謂如他閭陰符經無甚語○道夫

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這句極好陰陽之道無日不相勝只管逐些子移出這箇退一分那箇便進一分道夫

問陰符經云絕利一源曰絕利而止守一源節

問陰符經三反晝夜是如何曰三反如學而時習之是習
上文言言專而又審反是反反覆覆節
三反晝夜之說如修養家子午行持今日如此明日如此
做得愈熟愈有効驗
論道教

老子初只是清淨無為清淨無為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
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治成箇巫祝專只理會
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孫
道家有老莊書却不知着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倣倣
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為人所盜
去却去收拾他人家破甕破釜必大
道教最衰儒教雖不甚振然猶有學者班班駁駁說此義
理又曰佛書中多說佛言道書中亦多云道言佛是箇
人道却如何會說話然自晉來已有此說必大

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盖倣釋氏之三身而為之
爾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本性也報身者釋迦
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之真身而實有之人也今之宗
其教者遂分為三像而駢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
之徒欲倣其所為遂尊老子為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
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為
甚且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大上道君
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三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
又自為上清太上老君盖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
況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爾豈可僭居昊天

上帝之上二哉釋老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列莊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不地百祠自當須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 僩

論道家三清今皆無理會如那兩尊已是詭名俠户了但老子既是人鬼如何却居昊天上帝之上朝建更不正其位次又如真武本玄武避聖祖諱故曰真武玄龜也武蛇也此本處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北方為玄武七星至東方則角亢心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婁狀似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似鳥故曰朱鳥今乃以玄武為真聖而作真龜蛇於下已無義理而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真君作四聖殊無義理所謂翊聖乃今所謂曉

子者真宗時有此神降故遂封為真君義剛

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人不信故以法愚之太史呂與叔集記一事極怪舊見臨漳有猺事道巡檢亦能此可學

可學云天下有許多物事想極物自入來曰然

道家說仙人尸解極怪異將死時用一劒一圓藥安於睡處少間劒化作自己藥又化作甚麽物自家却自去別處去其劒亦有名謂之良非子良非之義猶言本非我也良非子好對亡是公

釋氏

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即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則自是假今無說可闢然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傳燈録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夷狄人却會做中國樣押韻詩今看圓覺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宋景文說楞嚴前面呪是他經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前數番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輸與大慧語可笑大雅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曰楊墨之說猶未定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欺人人皆知其不可信也楊氏一向爲我超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爲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即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闢老氏不知但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此不爲人所愛自以濟衆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

耳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毋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却自是以斷之矣時舉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誦誕昔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簡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子語此處更參佛經語與列子語相類處當考之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許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及史多說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

厭了達磨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

文夾插其間都沒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下
淳○以下論釋氏出於莊老○

老子說他一箇道理甚縝密老子之後有列子亦未甚至大段不好說列子是鄭穆公時人乃鄭繻公時人也列子中說孔子則不是鄭穆公時人然穆公在孔子前而列子後有莊子殊無道理爲他是戰國時人便有縱橫氣象其文太段豪偉列子序中說老子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覺得是如此疑得佛家初來中國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經如說空處是也後來道家做清靜經文却偷佛家言語全做得不好佛經所謂色即是空處他把色受想行識五箇對一箇空二箇空下文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謂是空也而清淨經中

偷此句意思却說無亦無只偷得他色即是空却不曾理會得他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之意全無道理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却只偷得佛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箇寶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却只取得佛家吾儕殊可笑也人說孟子只闢楊墨不闢老氏却不知道家修養之說只是爲己獨自一身便了更不管別人便是楊氏爲我之學又曰孔子問老聃之禮而老聃所言禮殊無謂恐老聃與老子非一人但不可考耳因說子張學干祿先生曰如今科舉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只是寫得盈紙更可得而推行之如除擢皆然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員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爲表率仁義

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入如此爲之柰何明作佛氏棄塵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善義學然又只是盜竊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駭而不動山嶽傾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過閒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爾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及達磨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賞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益道

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間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關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一切如傳奕本傳宋景文李覯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強爲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

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卽俚後來日添月

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執爲
釋迦執爲阿難執爲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
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次文其說
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爲心經一卷楞
嚴經只是強立一兩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
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卻俚甚處便是其
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
既甚遂廢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靜見
理此說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爲抗衡了
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
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汙宜乎攻之而不勝也 說伏書者能舉
其支離繳繞章成誦此不能盡記○謨

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答曰決無此理遂舉釋教中
有塵既不緣根無所著及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
由以爲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塵相
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爲
有此理廣因舉程子之說譬如靜坐時忽有人喚自家
只得應他不成不應曰彼說出楞嚴經此經是唐房融
訓釋故說得如此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中國底文字然其
說却自平實道書中有真誥未後有道授篇却是竊四
十二章經之意爲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
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爲之其嘗謂其徒曰
自家有箇大寶珠被他竊去了却不照管亦都不知却

去他牆根壁角寫得箇破瓶破罐用此甚好笑西漢時儒者說道理亦只是黃老意思如楊雄太玄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師諸論皆成片段盡是老莊意思直至梁會通間達磨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絶不講老佛之說又好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竪說如是張主沒柰他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嘗見畫底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故果老謂臨濟若不為僧必作一渠魁也又嘗在廬山見歸宗像尤為可畏若不為僧必作大賊之

廣

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閒閒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把聖賢言語來看全不知此世間惑人之物不特於物為然一語一言可取亦是惑人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人便不被它惑謙

因論佛曰老子先唱說後來佛氏又做得脫洒廣闊然者其語多本莊列公晦云曾聞先生說莊子說得更廣闊佛後若有人推演出來其為害更大在洪寿

謙之問佛氏之空與老子之無一般否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破一粒

来終日著衣不曾掛著一條絲若老氏猶骨是有只是清淨無爲一向偃地深藏固守自爲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截看了格。以下雜論釋老同異

謝之問今皆以佛之說爲無老之說爲空空與無不同如何曰空是兼有無之名道家說半截有半截無已前都是無如今眼下却是有故謂之空若佛家之說都是無已前也是無如今眼下也是無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大而萬事萬物細而百骸九竅一齊都歸於無終日喫飯絲賀孫

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依猶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竅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爲幻妄以四大爲假合則是全無也柄

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爲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廣

釋老其氣象規模大槩相似然而老氏之學尚自理會自家一箇渾身釋氏則自家一箇渾身都不管了燾

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奸筭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端蒙

老氏只是要長生却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此

分數然却認爲己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爲己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寓譬以舊屋破倒即自逃入新屋故黃蘗一僧有得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寓處其無情義絶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此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

大雅

釋氏見得高底儘高或問他何故只說空曰說空又說真空玄空便是空無物真空却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

但是它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加老氏亦只是要存得一箇神氣伊川云只就迹上斷便了不知它如此要何用

南升

問釋氏以天地萬物爲幻老氏又却說及下截曰老氏勝可多

釋氏之說易窮大抵不過如道家陰符經所謂絶利一源便到至道

大雅

奪胎出世之說有之釋道專專此心故神道出神故能奪胎釋定故死而能出世釋定故能入定道定故能成胎

楊

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維摩經亦南北時作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冊經而已

冊經如參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清淨消災一經
皆模學釋書而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最鄙
俚是北斗經蘇子瞻作儲祥宮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
士之流其說得之皆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絕滅
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
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爲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
則一耳害未有不由淺而深者○以下論釋老滅綱常

或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曰莊老絕滅義理未盡至佛則人
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方子錄云正卿問莊子與佛所以不盡曰莊子絕癡不冬
佛絕滅盡佛是一箇倫滅盡
到禪家義理都滅盡

許多禪底說話 李蒙

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
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只是
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賀孫

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無父子却拜其師以其弟子爲子長者爲
是逃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自
師兄少者爲師弟但是只護得箇假底聖賢便是存得
箇真底 夔孫

釋老稱其有見只是見得箇空虛寂滅真是虛妄是寂無
處不知他所謂見者見箇甚物且如聖人親親
子莫重於君臣却絕君臣以至民生憂倫之間不可
闕者它一皆去之所謂見者見箇甚底莫親於父子却棄了父
而仁民而愛物他却不知親親仁民愛物
愛物時也則是食之有時用之有節見生不忍見死聞

聲不忘食肉如仲春之月戀牲無用犯不麛不卵不殺胎不覆巢之類如此而已他則不食肉不忍聞以至投
算施虎此是何理
某人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着他底不得有他底着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節○以下儒釋之辨
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德明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柄
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為不緊要而不理會節
釋氏只要空聖人只要實釋氏所謂敬以直內只是空豁

豁地更無一一物却不會方外聖人所謂敬以直內則湛然虛明萬理具足方能義以方外
問儒釋之辨莫只是虛實兩字上分別曰未須理會自家已分若知得真則其偽自別甚分明有不待辨可李
問釋氏以空寂為本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箇空而不知有箇實底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它便道此淵只是空底不曾將手去探是冷是温不知道有水在裏面佛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貴於格物致知便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一班兩點見得

吾以心與理為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

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大學所謂貴格物也植○或錄云近世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不可不察

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龜山云儒釋之辨其差毫釐忽以其近觀之真似冰炭方子

儒者見道品節粲然佛氏亦見天機有不可言於物者然只是綽過去了方

問先生以釋氏之說爲空爲無理以爲空言似不若無理二字切中其病曰惟其無理是以爲空它之所謂心所謂性所謂節

先生問聚人曰釋氏言牧牛老氏言抱一孟子言求放心皆一般何緣不同節就問曰莫是無這理曰無理煞害事節

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爲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爲者猶是善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乎不合大雅

舉佛氏語曰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此說極好

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爲害尤甚所謂近理者指此等處否曰然它只是無這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之學則居敬爲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曹問何以分別儒釋差處曰只如說天命之謂性釋氏便

不識了便遷說是空覺吾儒說底是實理看他便錯了
他云不染一塵不捨一法纔不染一塵却如何不捨一
法到了是說那空處又無歸着且如入心須是其中自
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他做得徹到底便與父子
君臣兄弟夫婦朋友都不相親吾儒做得到底便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兄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吾儒只
認得一箇誠實底道理誠便是萬善骨子
問佛氏所以差曰從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
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若見得到自家底從頭
到尾小事大事都是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恁地見
得破如何解說不通又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兼
中不捨一法等語這是他後來築鑿底又撰出這一段

來倚傍吾儒道理正所謂道辭知其所窮且如人生天
世間須是理會切實處論至一切至實處不過是一箇心
不過一箇身若不自會做主更理會甚麼然求所以識
那切實處則莫切於聖人之書聖人之書便是箇引導
人底物事若舍此而它求則亦別無門路矣舜人也我
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
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只怕不見得若果是有志之士只見一條大路直
上行將去更不問着有甚艱難險阻孔子曰向道而行
志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倪焉曰有致致難而
後已自家立著志向前做將去鬼神也避道豈可先自
計較先自怕却如此終於無成賀孫

因舉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撲地非它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恁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揮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爲有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如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斤乾屎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

佛者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也只是教人如此做工夫若是專一用心於此則自會通達矣故學禪者只是把一箇話頭去看如何是佛麻三斤之類又都無義理得

鑿看來看去工夫到時恰似打一箇失落一般便是學事畢莊子亦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只是如此教入但他都無義理只是箇空寂儒者之學則有許多義理若肯得透徹則可以貫事物可以洞古今廣錄云釋氏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此只是釋氏沒道理自吐出將去外別有何居

釋老之書極有高妙者句句與自家箇同但不旨將來比方終誤人事季文。道夫

先生遊鍾山書院見書籍中有釋氏書因而揭看先君問其中有所得否曰幸然無所得吾儒廣大精微本末備具不必它求季丸

言釋氏之徒爲學精專可便是其常說吾儒這邊誰得如此看他下工夫直是自旦至夜無一念走作別處去學

者一時一日之間是多少閑雜念慮如何得似他只惜他所學非所學枉了工夫若吾儒邊入下得這工夫是甚次第如今學者有二病好高欲速這都是志向好底如此一則是所以學者失其旨二則是所學者多端所以紛紛擾擾終於無所歸止賀孫○以下論釋氏之工夫

問釋氏入定道家數息曰他只要靜則應接事物不差孟子便也要存夜氣然而須是理會旦晝之所爲曰吾儒何不做他底地一曰他開眼便依舊失了只是硬把捉不如吾儒非禮勿視聽言動戒謹恐懼乎不睹不聞敬以有內義以方外都一切棄外面欄截曰釋氏只是勿視勿聽無那非禮干夫一曰然李通因曰世上事便要入做只管似它坐定做甚曰且如今人一月便要行天地便要運曰他不行不運固不是吾輩是在這裏行是在這裏運只是運行又有差處如今胡善胡憨豈不是差他是過之今人又不及爾

問昔有二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著大學或問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地步闊於自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禪者所見只看得箇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無禮子須當去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覺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覽四家録有此一説話極好笑亦可駭説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普薩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著正要如此惺惺字

則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旨而語友仁

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盖緣
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茸衣木食養數十年及其出
來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所以只得父手看
他自動方

徐子融有裙稿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
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爲性正與佛氏相似只是
佛氏磨擦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剥了一重皮又
剥一重皮至剥到極盡無可剥處所以磨弄得這心精
光它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
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
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

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
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
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
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
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它都
不管橫來竪來它都認做性它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
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問禪家又有以
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爲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更
只是弄精魂只是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
巧妙爾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
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
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彼你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問彼

太極欲以空為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為體它只是說這物事裏面本空著一物不得個○以下論釋氏誤認心性之

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異乎先生笑曰也得好據公所見如何試說看曰據友仁所見及佛氏之說者此一性在心所發為意在旨為為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且據公所見而言若如此見得只是箇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心所發為意須是誠始得在旨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手足之類須是動之以禮始得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

若是如釋氏道只是那坐底是非說聽言動底是便了何故却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如居處執事與人交便了何故於下面著箇恭敬忠如出門使民也只說箇出門使民便了何故却說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孔子言克己復禮為仁厲聲言復補仁字○節

釋氏只知坐底是行底是如坐交脚坐也得疊足坐也得邪坐也得正坐也得將見喜所不當喜怒所不當怒為所不當為他只是直衝去更不理會理吾儒必要理會坐之理當如尸立之理當如齋如頭容便要直所以釋氏無理節

知覺之理是性所以當如此者釋氏不知他但知知覺沒這理故孝也得不孝也得所以動而陽靜而陰者蓋是合動不得不動合靜不得不靜節

釋氏棄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為道始以仁義禮智為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為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了人傑

釋氏專以作用為性如其國王問其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為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為性曰如何是作用曰云云 禪家又有個者云當來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云未作用時性在甚處耳

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且如手執捉

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為性乎龜山舉龐居士云神通妙用運水般柴以比徐行後長乃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為不弟如曰運水般柴即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可謂之弟耶 人傑

問釋氏作用是性他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性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如口會說話說話底是誰目能視視底是誰耳能聽聽底是誰便是這箇其言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他說得也好又舉楞嚴經波斯國主見恒河水一一段云云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

無不是此性也說存養心性養得來光明寂照無所不
徧無所不通唐張拙詩云光明寂照徧河沙聖會靈
共我家云云又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舍
一法他箇本自說得是所養者也是只是善處便在這
裏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
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隱
裏裹藏無不各具此理他只見得箇渾淪底物事無分
別無是非橫底也是竪底也是曲底也是非
理而視也是此性以理而視也是此性少間用處都差
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吾儒則只是一箇真底道理
他也說我這箇是真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
則非真只是他說得一遍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
無所謂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所爭處只在此
吾儒則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至誠盡人物
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識得這道理無所不周無所不徧
他也說我這箇無所不周無所不徧然眼前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上便不能周徧了更說甚周徧他說治生產
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云云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以
至神鬼神仙士農工商技藝都在他性中他說得來極
閙只是其實行不得只是誆其所短強如此籠罩去他
舊時曞曇說得本不如此廣闊後來禪家自覺其陋又
翻轉窠臼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箇
昨夜說作用是性因思此語亦自好雖云釋氏之學是如
此他却是真箇見得真箇養得如云說話底是誰說話

底是這性目視底是誰視底也是這性聽底是誰聽底也是這性鼻之聞香口之知味無非是這箇性他凡一語默一動息無不見得此性養得此性或問他雖見得如何能養曰見得後常常得在這裏不走作便是養今儒者只中雖常說性是理不止於作用然却不曾做他樣存得養得只是說得如此元不曾用功心與身元不相管攝只是心纔若自早至暮此心常照管甚麼次第這箇道理在在處處發見無所不有只是你不曾存得養得佛氏所以行六七百年其教愈盛著緣他也依傍這道理所以做得盛他却常在這身上他得這些子即來欺負你秀才無一人做得似他今要做無他只說四端擴充得便是孟子說存心養性其要只在此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學者只要守得這箇如惻隱蓋惡辭遜是非若常存得這惻隱之心便養得這惻隱之性若合當愛處自家却不起愛人之心便是害了那惻隱之性羞惡自家不羞惡便是傷害了那羞惡之性辭遜是非皆然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只要就這裏存得養得所以說利與善之間只爭這些子只是絲髮之間如人靜坐忽然一念之發只這箇便是道理便有箇是與非邪與正其發之正者理也雖而不正者邪也在在處處無非發見處只要常存得常養得耳

佛家作用引劉質士問其門他初說空今却如此曰既無

理亦只是無聽亦此不聽然只是認得第二箇然他後來又不如此說傳大士云云曰他雖不如此然卒走此不得曰然可學

問儒釋曰據他說道明得心又不曾得心爲之用他說道明得性又不曾得性爲之用不知是如何又問不知先從他徑處入然後却歸此曰若要從徑入是猶從近習求言職須是見他都無所用泳

佛家說會萬物於一已若曉得這道理自是萬物一體更何須會若是曉不得雖欲會如何會得恪

佛氏見影朝說這箇暮說這箇至於萬理錯綜如此却都不知方

釋氏先知死只是學一箇不動心告子之學則是如此端蒙

凡遇事先須識得箇邪正是非盡掃私見則至公之理自存大雅云釋氏欲驅除物累至不分善惡皆欲掃盡云云曰聖情盡即如佛然後來往自由吾道却只要掃去邪見邪見既去無非是處故生不爲物累而死亦然曰聖人不說死已死了更說甚事聖人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是與他精細理會道理教是胡明仲侍郎自說得好人生物也佛不言死不事可見佛不言生而言死不事而言幽釋氏更不分善惡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獄若是箇教人賊尊了他便可生天大雅云于頔在傳燈録稱法嗣可見曰然大雅

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但此經亦有添入者且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分明

是後人增加如楊文公蘇子由皆不悟此可怪又其文字中至有甚拙者云云如楞嚴經前後只是說呪中間皆是增入蓋中國好佛者覺其陋而加之耳可學。汉下論佛經

佛初止有四十二章經其說甚平如言彈琴鼓急則絶慢則不響不急不慢乃是大抵是偷得老莊之意後來達磨出來一掃掃盡至楞嚴經做得極好銘中一作外融有粹孔昭力

○方子

遶磨未來中國時如遠公輩法師之徒只是談莊老後來人亦多以莊老助禪古人亦無許多經西域豈有韻諸祖相傳偶平文押韻語皆是後來人假合

問心經如何曰本大般若經六百卷心經乃是節本曰他既說空又說色如何曰他蓋欲於色見空耳大抵只是要離空人如云實際中不立一法又云不捨一法此佛經諸記不全之類皆然問刼數如何曰他之說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某經云到未刼人皆小生為火所燒成刼灰又為風所吹又為水所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變成世界他不識陰陽便恁地亂道問佛默然處如何曰是他到處曰如何與灑掃應對合曰蓋言精粗無二曰活潑潑地是禪語否曰不是禪語是俗語今有儒家字為佛家所竊用而後人反以為出於佛者如寺舍之類不一可學

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須截斷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已來方子錄此。他底四大即

吾儒所謂魂魄聚散與十二緣生在華嚴合論第十三卷彿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黙者出却言實際理地不染一塵萬事門中不舍一法可學

華嚴合論精密閎祖

華嚴合論其言極鄙陋無緒不知陳了翁一生理會這箇是有甚麼好處也不會厭可惜極好底秀才只恁地被它引去了又曰其言旁引廣論說神說鬼只是一箇天地萬物皆具此理而已經中本說得簡徑自直却被注解得越沒收殺或問金剛經大意曰他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說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竭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衆生之心入它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只是一箇無字自此以後只管纏去只是這兩句如這卓子則云若此卓子非名卓子是名卓子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切相即名彿皆是此意要之只是說箇無

問龜山集中所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人何爲好之篤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箇好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道夫曰只爲他大本不立故偏了

先生默然良久曰真所謂詖淫邪遁蓋詖者是它合下見得偏儒者之道大中至正四面均平釋氏只見一邊於那處都蔽塞了這是詖辭知其所蔽淫者是只見得

一邊又却說得周遮浩瀚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於偏而不能返這是滯辭知其所陷邪者是它見得偏了於道都不相貫屬這是邪辭知其所離道者是它已離於道而不通於君臣父子都已棄絶見去不得却道道之精妙不在乎此這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詖詖而後滔滔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要之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虛了故於大本不立也因問温公解禪偈却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先生因誦之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又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之義以方外則未也道夫於此未安先生笑曰前日童蒙卿正論此以爲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其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録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言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後者記得不完也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亦不是了又曰程子謂擇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邪亦此意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底不是我底是了道夫

圓覺經只有前兩三卷好後面便只是無說後強添如楞嚴經當初只有那阿難一事及那燒牛糞時一呪其餘底皆是文章之士潑那燒牛糞便如蕭鬱後來也有人祈雨後燒亦出此意也義剛

楞嚴經本只是呪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呪語

想亦淺近但其徒恐譖出則人殺之故不譖所以有呪者蓋浮屠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爲害故作呪以禁之緣他心靈故能知其性情制取得他呪全是想法西域人誦呪如叱唱又爲雄教之狀故能禁伏鬼神亦如平者作法相似又云汀州人多爲巫若巫爲祟則治之者全使不行況存中記水中金剛經不濕蓋人心歸向深固所感如此因言後世被他佛法橫入來鬼神也沒理會了又曰世人所謂鬼神亦多是喫酒喫肉淚見他戒行精緊方寸無累底人如何不生欽敬閎祖

維摩詰經舊聞李伯紀之于說是南北時一書人如蕭子良之徒撰渠云載在正史然檢不見伯紀子名縝讀書甚多博必大

傳燈録極陋蓋真宗時一僧做上之真宗令楊大年刪過

故出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義剛

因語禪家云當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後來既久無旨得說晉宋而下始相與演義其後義又窮至遷磨以來始一切掃除然其初答問亦只分明說到其後又窮故一向說無頭話如乾失撥相樹子之類只是胡鶻突人既曰不得無語又曰不得有語是如此則使之東亦不可西亦不可置此心於危急之地悟者爲禪不悟者爲顛雖爲禪亦是蹉了蹊徑置此心於別處和一身皆不管故喜怒任意然細觀之只是於精神上發用問渠既一向說空及其作用又只是氣曰作用是心亦是氣渠雖說空又要和空皆無如曰空生太虛中之類昔日了老專教人坐禪是

老以爲不然著正邪論排之其後杲在天童了老乃千
何師尊禮拜杲遂與之同及死爲之作銘問渠既要清
淨寂滅如何不坐禪曰渠又要得有悟杲讖甚喜子韶
及南歸貽書責之以爲與前日不同今其小師録杲丈
字去正邪論與子韶書亦節却問病翁墓志中說官莆
田事如何曰佛家自說有體無用是渠言如此依實載
之問禪僧有鳴鼓升坐死者如何曰世念既去自知得
只是能握不臥床席耳別無它說可學
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
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
處便是悟太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
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
同然亦有深淺其舊來愛問參禪家說只是如此其
間有會說者却吹噓得大如杲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
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向之閃祖
或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說話是如何曰他說得分明處却
不是只中內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此曉得
時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險絶底話如引取人到
千仞之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於此猛省得便了或曰
不理會得也是一事不了曰只此亦是格物祖道
郭德元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它也知得這知字
之妙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它也微
見得這意思要籠絡這箇道理只是它用處全差所以
都間斷相接不着問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神明作

用着否曰然郭又問主峰云作有害義事是省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仁義之義乃理義之義甚好矣曰它指仁義爲恩愛之義故如此說他雖說理義何嘗夢見其後果老亦非之云理義之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虛空打做兩截僧

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已解是禪也 璘

禪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觀他又安有睟面盎背氣象只是將此一禪橫置胷中遇事將出事了又收大抵只論說不論行昔白病翁見妙喜於其面前要逞自家話渠於開喜升座却云彦冲修行却不會禪實學會禪却不修行所謂張三有錢不會使李四會使又無錢皆是亂說大抵此風亦有盛衰紹興間最盛陳中白有數人可嘆可嘆先生之道不唱却令異端橫出堅立可學釋氏煖灼然看得他底之非一出一入不濟事禪將作何用振

禪學一喝一棒都掀翻了也是快活却看二程說話可知道不索性豈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看得好支離

學道又雜佛學者但歇一月工夫看誰邊有味佛氏只歇一月味便消了彼漸消則此漸進此是鈍工天然却是活明也方

問德粹在四明曾到天童否曰到曰亦曾參禪否曰有時夜靜無事見長老入室亦覺心靜先生笑因問德光如何勝曰不問渠法明事自是大管不事先生曰皆如此今年往莆中道過雪峯長老升堂說法且胡鶻過及至接人却甚俗只是一路愛便宜纔說到六七句便道仰山太王會打供想是宗泉也是如此又問人傑如何曰臨死只是漸消先生曰它平日只理會臨行一節又却如此可雜論

釋氏地水火風之說彼所謂地水如云梟巢火風如云竈氣又說火風先散地水後散則其疾不暴地水先散火風後散則其疾暴德明

釋氏地水火風粗而言之地便是體水便是曬火風便是魂他便也是見得這箇鯤

釋氏說法身便是本性報身是其德業化身是其肉身問報身是如何曰是他成就效驗底說話看他畫毗盧遮那坐千葉蓮珠常富貴便如吾儒說聖人備道全美相似

魯一齋問釋氏因緣之說曰若着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不是又問陰德之說如何曰也只是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道夫

佛家不合將下作緣書緣習是說宿緣可學

禪家以父子兄弟相親愛處爲有緣之慈如虎狼與我非類我却有愛及他如以一身飼虎便是無緣之慈必此爲真慈淳○義剛同

甘吉父問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時舉因問釋氏說慈即是愛也然施之不自親始故愛無差等先生曰釋氏說無緣慈記得甚處說離性起無緣之大慈蓋佛氏之所謂慈並無緣由只是無所不愛若如愛親之愛渠便以爲有緣故父母棄而不養而遇虎之飢餓則捨身以食之此何義理耶時舉

問佛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曰要求清淨寂滅超脫世界是求一身利便可學

釋氏之學務使神輕去其幹以爲坐亡卒脫之備其魄之未盡化者則流爲膏液散爲珠琲以驚動世俗之耳目非老子專氣致柔之謂也 僩

因論釋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方子

佛家多有奪胎之說也如何見得只是在理無此 淳

問說禪家言性太陽之下置器處曰此便是說輪迴可畏問禪家言性頃此子彼之說曰此只是偷生奪陰之說耳

禪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却撞入裏面去逐了它我却受它無陰它說傾此了彼蓋如一破幣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却欲傾此日影爲彼日影它說是人生有一堆物事向裏在裏

及其既死此箇物事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做
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任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
這道理或舉世間有如此類底為問先生曰而今只是
理會箇平理若以閒見所接論之則無了期又曰橫渠
說形潰反原以為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却
復歸太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堆黃泥既
把來做箇彈子却依前歸一堆裏面去又做箇彈子
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若以
聖人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為是
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太原裏面發出來變孫
問輪迴之說當時如何起曰自漢以來已有此說話說得
成了因就此結果曰不知佛祖已有此說否曰今佛經
存者亦不知孰為佛祖之書厚之云或傳訛淳夫是登
禹後身曰節禹亦一好人死許多時如何曉識乃至今
為他人某云呂居仁詩亦有狗脚朕之語曰它又有偷
胎奪陰之說皆脫空可笑
鄭問輪迴之說是佛家自創否曰自漢書載鬼魅處已有此
話模樣了元城語錄載溫公謂吾欲扶教耳溫公也看
不破只是硬恁地說淳
或有言脩後世者先生曰今世不脩却脩後世何也道夫
德粹問人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
為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吾友且說堯舜三
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
屠而為惡者滿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

人立君又焉用賸云嘗記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爲善如修橋道造路備有益於人以齋僧立寺爲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一好人便是善大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世做文字者所爲向見伯恭說曾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說話看今世傳一二十本經乃是其祖師所傳故士大夫好佛者多爲簧鼓其間道家之說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却不然今之傳莫是張角術曰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功印張魯起兵之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爲之其設醮用五斗米所謂米賊是也向在浙東祈

禳設醮拜得脚痛自念此何以得雨自先不信某問溝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入鬼始亂曰然可矣

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爲僧居因名曰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寺之起負此特一拗）

俗言佛燈此是氣盛而有光又恐是寶氣又恐是腐葉飛虫之光蔡季通去廬山間得云是腐葉之光云皆入有以令予令得一團光來日看之乃一腐葉妙喜在某處見光令人撲之得一小蟲如蛇樣而甚細僅如布線大此中有人隨汪聖錫到峨眉山云五更初去看初布白氣已而有圓光如鏡其中有佛然其人以手裹頭巾則光中之佛亦裹頭巾則知乃人影耳今所在有庐嶽普

薩名者如水精狀於日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見其影圓而映入影如佛影耳峨眉山看佛以五更初看

道謙言木藏經中言禪子病脾時只坐禪六七日減食便安謙言渠曾病坐得三四月便無事

雪峰開山和尚住山數年都無一僧到遂下山至半嶺忽有一僧來遂與之俱還先生曰若是某雖無人來亦不下山之文蔚

王質不敬其父母曰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箇父母了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於此使更有幾箇如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爲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

字文末爲因報之說云汝今殺他他日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啟其殺之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汝前身曾殺我賀孫○以下論釋氏滅人倫之害

佛家說要廢君臣父子他依舊廢不得且如今一寺依舊有長老之類其名分亦甚嚴如何廢得但皆是僞義剛

問澤氏之失一是自利歌死生而學不本已非一是滅絶個倫三是逆求卞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曰末須如此立論人傑

次日因余國秀解物則語及釋氏先生曰他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動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汙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

國只是脩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二十僧汝處家爲何業對曰受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絶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說後來逮磨入中國見這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那時亦只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閙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須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祈坎橫渠有釋氏雨未之論只說得兩邊未梢頭中間真實道理却不曾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梢也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是其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箇不得如他幾箇高禪縱說高殺也依舊掉舍這箇不下將去愚人他那箇物事沒理會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此你道他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這箇不得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業以爲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一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

不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却請兩箇僧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這箇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也不消學他那千聖只認依着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嘗可學他只是依自家的做必問自見得他底低(丁奚反)僧。以下大慧斥默照之非。

問士大夫末年多溺于釋氏之說者如何曰緣不曾得理會得自家底原頭但看得些小文字不過要做此文章務行此故事爲取爵祿之具而已却見得他底高直是玄妙又且資得氣力自家反不及他反爲他所卻陷(胡犯反)所以便溺於他之說被他引入去耳

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爲自家這裏工夫有欠缺處柰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又見自家這裏說得

來疎寮無箇好藥方治得他沒柰何底心而禪者之說則以爲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此却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是程門高弟看他說那做工夫處往往不精切廣老氏見得毀(虎委反)高佛氏安敢望他唐人方說佛本朝士大夫好佛者始初楊大年後來張無盡又說張無垢參杲老汪玉山被他引去後來亦好佛但汪大爲人無果決而退嘗見汪大論揚大年好佛又見不透又不能果決信云是蘇子由記此恐未必是(音南升)

老氏煞清高佛氏乃爲通逃淵藪今看何等人不問大人小鬼官員村人商賈男子婦人皆得入其門最無狀是見婦人便與之對談如杲老與中貴權要及士夫皆好湯思退與張魏公如水火杲老與湯張皆好又云杲老乃是禪家之俠又云陳了翁好佛說得來七郎八當南升韓退之詩陽明人所居幽暗鬼所寧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間今僧家上可以交賢士大夫下又交中貴小人卑其間不以爲恥所謂出入人鬼間也如妙喜與張魏公好又與一種小人小官好璘信州人新鄂州教官龔安國聞李德遠過郡見之李云若論學唯佛氏直截如學周公孔子乃是抱橋柱澡洗方腸近世王白休立化如何曰此人極不好貪汗異常曰既如此何故立脫曰它平日坐必向西心在於此逐想而得此乃佛氏最以爲下者程氏說鄧狐精正是以如此爲不是賢可學

因說某人棄家爲僧以其舍奏官與弟又不肖母在堂無人奉養先生韓愈司李何棄人倫滅天理至此某曰此僧乃其家之長子方伯謨曰佛法亦自不許長子出家先生曰縱佛許亦不可可學

陳福公臨終親筆戒其子勿用浮屠材子方力責之人之卑陋乃如此

先生說俗人之奉佛者每晨拜跪備至及其老也體多康健以爲獲福於佛不知其日勞筋骨其他節省運用血氣所以安也過

夷狄之教入于中國非特人爲其所迷惑毘亦被他迷惑

太乾南所以塑禮像乃勸其不用牲祭者其他廟宇中
亦必有所謂勸善大師蓋緣人之信向者既衆鬼神只
是依人而行必大
本朝歐陽公排佛就禮法上論二程就理上論終不如宋
景文公捉得正賊出見楚公傳贊論佛書分明是中國
人附益貶佛法所以傳至今以有禍福之說動之曰亦
不全如此却是人佐佑之初來只有四十二章經至晉
宋間乃談義皆是剽竊老莊取列子爲多其後達磨來
又說禪又有三十事二六空二六假三中空全論空假者想出
世界中在空假之中唐人多說假可學下以下闕佛
問胡僧不能害傳奕只是邪不能干正否曰是他心不動

論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闕得極善見行狀中者它只要理會
箇寂滅不知須強要寂滅它做甚既寂滅後却作何用
何況既爲尊崇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做
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晉宋以前遠法師之類
所談只是莊列今其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
去莊列之談然實剽竊其說傳奕亦嘗如此說論佛只
是說箇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它謾更不省悟試將法
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幾千幾劫
更無近底年代又如佛授記某甲幾劫後方成佛佛有
神通何不便成就它做佛何以待闕許久又如往世羅
漢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它撰成
十藏說一遍滿天下惑了多少人數須用退一之盡焚去

乃可絕今其徒若聞此說必曰此正是爲佛教者然實緣爲此說其心豈肯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應處今世俗有一等卑下底人平日所爲不善一旦因讀佛書稍收斂人便指爲學佛之効不知此特粗勝於庸俗之人耳士大夫學佛者全不曾見得力近世李德遠輩皆是也今其徒見吾儒所以攻排之說必曰此吾之迹耳豈我自不以爲然者如果是不以爲然當初如何却做他撰下文如僞作歸歐別傳之類正如盜賊恐人知事故意攤賊耳譬

因論釋氏先生曰自伊洛君子之沒諸公亦多聞闢佛氏矣然終覺說他不下者未知其失之要領耳釋氏自謂識心見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爲其於性與用

分爲兩截也聖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修道之教無不本於此故雕功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於性之外者釋氏非不見性及到作用處則曰無所不至者與其性與用不相管也時舜才仲侍側聞其故先生曰如今未有此病然亦不可不知譬如人食物欲知爲喙之不可食須是認得這底是爲喙知此物之爲毒則他日不食之矣若不便認得他日卒然遇之不知其毒未有不食之也異端之害道如釋氏者極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楊墨正道不明而異端肆行周孔之教將遂絕矣譬如火之焚將及身任道君子豈可不極救也

因說誠意曰前輩有謂闢釋氏爲扶教者安在其不妄語

也閑祖
伊川謂所執皆出禪學之下此說甚好謂攻之者
今之闢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正如唐人撥高
麗之不能守鴨綠之險高麗遂守之今之闢佛者類是
佛以空爲見其見已錯所以都錯義利又何足以爲辨
舊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
及亦且皆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間漸見
其非楊
儒之不闢異端者謂如有賊在何處任之不必治揚
近看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
蜀本作去偷其說來做己使是爲洛學某也嘗疑如石林之
說固不足信却不知上蔡也恁地說是怎生地向見光
老示及某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
後又見蜀本有文集有跋此帖者蜀本作乃僧與潘子
真潘淳乃只占蜀本云其所以載於山谷集者以之子也帖蜀本云其非與伊
川明矣○其語而或以爲山谷帖也○淳錄
養底工夫至喜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
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爲己使義剛
問靈源與潘子真書今人皆做與伊川書謂伊川之學
出於靈源也恐後人以入傳燈錄中如退之比不知
可寓於何書注破云其舊十年前聞此事則半夜起來
爲作文矣其好辯甚也振
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其勢如何拗得他轉吾人家守得了

世再世不嘗尚他者已有難得三世之後亦必被他轉了不知大聖人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時又如何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六終